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三目錄

國風三

邶十九篇

匏有苦葉　刺世禮義衰滅也

谷風　逐臣自傷也

式微　黎臣勸君以歸也

旄丘　黎臣勸君勿望救於衛也

僩兮　賢者自傷失位而狎所褻也

泉水　衛媵女和載馳也

北門　賢者安於貧仕也

北風　賢者見幾而作也

靜女　刺衛宣公納伋妻也

新臺　刺齊女從衛宣公也

二子乘舟　諷衛伋壽以遠行也

詩經原始卷之三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三

邶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爲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始封及後何時并入於衛詩家均未詳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王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邱朝歌故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濬縣滑滑縣楚邱則山東兗州府城武縣大抵河北一帶皆衛境也惟邶鄘地既入衛詩多衛詩而猶繫其故國之名且猶之衛因前序與傳稱與名其故或謂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之或謂因其聲之異而存之或又謂以寓存亡纔絶之心如楚邱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殺梁以爲行陳恐也愚謂邶自有詩矜世錄可攷故詩雜微賓諸家又況古序備衛以衛事實之致合邶詩無一存者而乃謂徙

存其名也豈不過甚至編次在衛前劉氏元城曰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范氏處義曰先邶而後鄘者豈以其亡之先後歟然皆無確論姑仍之以存其舊云

柏舟　賢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遠也

借柏舟以喻國事其汎汎靡所依栖之形自見　用翻筆接入另抉而婉　寫憂訴極沉鬱者切之致　寫憫亂極憤懣填臆之心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一章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二章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三章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四章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五章

右柏舟五章章六句小序曰言仁而不遇也大序遂以衛頃公實之集傳更疑為莊姜詩今觀詩詞固非婦人語誠如姚氏際恒所駁然亦無一語及衛事不過賢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遠

之餘安知非卽邶詩乎邶既爲衛所并其未亡也國勢必孱君昏臣曠食壬滿朝忠賢受禍然後日淪於亡而不可救當此之時必有賢人君子目擊時事之非心存危亡之慮日進忠言而不見用反遭讒譖欲辟危地而潔獨無分欲適他邦而宗國難舍憂心如焚耿耿不寐終夜自思惟有拊膺自痛故作爲是詩以寫其一腔忠憤不忍棄君不能遠禍之心古聖編詩旣憫其國之亡而又不忍臣之終沒而不彰乃序此詩於一國之首以存忠良於灰燼亦將使後之讀詩者知人論世雖不能盡悉邶事猶幸此詩之存可以想見其國未嘗無人所謂寓存亡繼絕之心者此也而無如說詩諸家不察其意乃以爲衛詩且以爲婦人作則邶眞亡矣不然邶國既入於衛而詩又皆衛詩何必

徒存其名於十三國之上以爲是存亡繼絕之意又何賴有此存亡繼絕意哉嗚乎吾恐邶之忠臣義士含冤負屈雖數千年下猶不能瞑目於九京也

【集釋】柏舟 以喻國也舊說以爲自喻下即繼以耿耿不寐未免傷於迫切非仁人心也惟舟喻國汎汎然於水中流其勢靡所底止爲此而有隱憂乃見仁人用心所在 匪鑒 歐陽氏修曰我心匪石四句毛鄭箋云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倘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蓋鑒之于物纖異在內凡物不擇妍蟲皆納其景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于衛之羣小而不退也此難就衛事言然解匪鑒二句甚明晰故錄之 選 集傳曰簡擇也何氏楷曰古字選算通用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故不可選之選當作算亦過存之 悄悄 憂貌 覯 見也 閔 病也王氏安石曰君子與小人與迎其爲小人所懼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訴以新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

姚氏際恒曰光從綠衣言黃裏又從綠衣言綠又從絲言絺綌似了無頭緒絺綌又若斷續[illegible]故尾令人尋繹

日皖多不少者以辟拊心摽亦拊心貌孔氏穎達曰宻日月二 者小人之衆也 也 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句 嚴氏粲曰微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 微此日而微姚氏際恒曰日喻君臣皆昏而不明之意也

澣衣 姚氏曰此句有二說蘇氏謂憂不去于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亦迂嚴氏曰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此說爲是

[illegible]舟尤十一 流憂遊同韻本韻 茹御六據同愬遇七通韻 轉銑十六

卷選同韻本韻 悄篠十七 小同 少篠同韻本韻 微微五衣飛微本韻

綠衣 衛莊姜傷嫡妾失位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一章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二章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三章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四章

右綠衣四章章四句小序謂衛莊姜傷己也大序云妾上僭夫

人失位而作是詩蓋指州吁之母而言也集傳既從之而又以爲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姚氏際恒以爲此數篇皆婦人語氣又皆怨而不怒是爲賢婦則以爲莊姜作宜也其言極爲有見今從之莊姜之賢詩之怨而不怒諸家皆能言之故不復贅但擇其當者錄之而已其解首二章則孔氏穎達之言最晳首章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間色爲衣而見正色反爲裏而隱以興妾褻寵而顯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二章曰間色之綠今爲衣綠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興妾褻寵而尊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姚氏聞次

章不必與上章分深淺仍主綠上其黃裳但取協韻而已然其義既有可通則亦何妨分也唯其解第三章則大有會心云綠兮絲兮謂此綠也本絲也當此素潔之時汝之所治何爲而染成此綠也猶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黃可以黑之意二句全是怨辭而不露意若無端怨及于綠而追思及絲此種情理最爲微妙令人可思而難以言至末章則嚴氏粲曰絺綌暑服今當淒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統觀諸說詩之旨無餘蘊矣定爲莊姜作亦無疑矣而何以不編於衛詩之中而序諸邶風之內則其意又不可解仍之

前三章不過送別情景末章乃追念其賢於懷離合且以先君相勗而竟不能長相保尤為可悲語意沉痛不忍卒讀

以俟後攷

【集說】綠間色黃正色衣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治理也訧過也

【叶韻】裏四紙已同本韻　裳七陽亡同本韻　絲四支治同訧十一尤叶子共

反叶韻　風一東心十二侵叶韻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一章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二章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三章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四章

右燕燕四章章六句序謂莊姜送歸妾是也即證以史傳亦無

不合者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衛州吁殺桓公由是其子見殺故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作此詩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然莊姜之惓惓於戴嬀而不能置者非獨其情可矜而其德尤可慕觀末章歷叙其賢可見然則莊姜之涕泣而送之者又豈尋常婦人女子離别之情所可同日而論哉

【釋】燕　鳦也孔氏穎達曰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曰燕自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　差池　不齊貌　歸　大歸也孔氏曰大歸者不反之

辭以歸甯者有時而反此則 頡頏說文頡直項也頏舊說同亢
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 頏釋鳥曰鳥嚨也何氏楷曰鳥
高飛直上故見其項頸向 人立 低昂高
上也言有引亢高飛之意 佇立也 上下 下之意

韻讀 羽七麌 野二十一馬叶上與反 雨七麌叶韻 頏七陽 將同 本韻 及十四緝
泣同 本韻 音十二侵 南十三覃叶尼心反 心十二侵 通韻 淵一先叶一均反 身十一眞 人同 通韻

日月 衛莊姜傷已不見答於莊公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一章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二章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三章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四章

右日月四章章六句此亦莊姜爲莊公而作而大序乃以爲遭州吁之難者何哉辯說駁之是已夫仰日月而訴幽懷見三光照臨下土同非地義天經之常而不謂倫紀閒乃有如是人不以古夫婦之相處者以處我日惟謔浪笑敖來相慢侮是其心志回惑而無所定也不知如何乃能使之有定哉然志雖無定常猶無伉儷情絶不一我顧而我報俾我自忘其憂乎乃如之人兮是終不以古道相處乎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一訴不已乃再訴之再訴不已更三訴之三訴不懟則惟有自呼父母而歎其生我之不辰蓋情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耳此怨極也而篇終乃云報我不述則用情又何厚哉蓋君雖狎我以無禮我不敢以無禮答君我惟以古夫

婦之道相處而已若莊姜者可謂善處人倫之變而不失爲性

情之正者也

【訓詁】逝（發語辭）胡寧（皆何也）冒（覆也）報（答也）音（發也）卒（終也）不述（言不欲稱述也）

【協韻】土（七麌）處（六語）顧（七遇叶果五反）叶韻　冒（二十號）好報（並同本韻）　方（七陽）

良忘（並同本韻）　出（四質）卒述（並同本韻）

終風　衛莊姜傷所遇不淑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一章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二章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三章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四章

右終風四章章四句序以爲莊姜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

之朱子以爲詳味詩辭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仍定爲爲

莊公作其說良是若依序言則顧我則笑惠然肯來等語豈子所宜加于母哉州吁縱暴當不至此況非賢母所能出諸其口者首二章寫莊公為人狂蕩暴疾之象殊非可以體貌處其言笑也無常每顧人也則必笑而笑又不出於正徒見其為謔浪笑敖有似狂風終日疾暴而已而予心安能無悼哉其往來也亦無定有時乎惠然而肯來而其來也又不以時則莫知其往莫知其來又似狂風終日陰曀而已而予心能無悠然思哉我之過人也如是我之自處也則又奚若故下二章又云驟雨迅霾有時而止至於終風且曀因而曀曀其陰加以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時也我之度日亦若是乎則何時始克見天日乎中夜披衣起而不寐憂心抑鬱結而成疾則懷抱終無可解之

一日矣四章宜分兩面解終風諧句作與不作比詩意乃是詩

境乃寬剴詩筆亦曲而不直否則專怒莊公有何意味耶○集

傳云二詩宜在燕燕前是

終風 終日風也 暴 疾也 謔 戲言也 浪 放蕩也 悼 傷也 霾 雨土蒙霾也 惠 順也 曀 陰而

風曰曀 有 又也 嚏 鼽嚏也月令民多鼽嚏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 曀曀 陰貌孔氏穎達曰言曀復曀則

甚陰也 之 虺虺 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也 懷 孫氏光啓曰懷抱不釋之意

暴叶二十 笑叶十八 敖叶二十號傲字 悼同 通韻 霾叶九佳 來叶思貍通

韻 曀八霽 嚏同 本韻 霾叶十 懷九佳 通韻

擊鼓 衛戍卒思歸不得也

○二句○一章○一○主──○──前四之○前伐之○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一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國、此、軍○鳴留是以○有憂○○解○散○情○形○示○進○責○想○○○○○○○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二章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有此一詠追敘前幅文筆如此與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格局相似運用于嗟字從轉上意處不費力此類最宜學

三章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四章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五章

右擊鼓五章章四句小序謂怨州吁鄭氏以隱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雖集傳不能無疑以為恐或然也故不敢確指其事但以為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而已至姚氏際恒始駁之云按此事與經不合者六愚謂不必推論過細但即平陳與宋及不我以歸二語已大不相符夫所謂平者平其禍亂也州吁圖鄭是要宋與陳蔡同行何以獨云陳宋而不及蔡亦何可謂之為平陳與宋圍鄭僅五日而還何以謂之不我以歸若云衛人怨州吁故未出師豫為逆亡之言以刺之然則圍鄭雖至秋再舉未見其敗此詩為不實刺之可也又何有乎故姚氏疑為衛

穆公背淸丘之盟救陳爲宋所伐平陳宋之難數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言頗近似然細玩詩意乃戍卒嗟怨之辭非軍行勞苦之詩當是救陳後晉宋討衛之時不能不戍兵防隘久而不歸故至嗟怨發爲詩歌始敘南行之故繼寫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憶室家敘別之盟言此行雖遠而苦然不久當歸尙堪與子共期偕老以樂永平不意諸軍悉回我獨久戍不歸是最以爲濶別者今竟不能生還也最所云與子偕老者今竟不能共申前盟也夫國家大役無過土工城漕然尙爲境內事即征伐敵國亦尙有凱還時惟此邊防戍遠永斷歸期言念室家能不愴懷未免咨嗟涕淚而不能自已此戍卒思歸不得詩也又何必沾沾據一時一事以實之哉

鏜 鼓 踊躍用兵 曹氏粹中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也 土 也土功

漕 衛邑名王氏應麟曰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漕邑戴公廬于漕即此 孫子仲 字傳曰孫氏子仲時軍帥也平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際恒曰衛穆公時有孫桓子良夫良夫子文子林父相繼為卿所云孫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存參 爰 也於 契闊 之隔遠意 成說 成約誓言也 有 活 也生 洵 也信 信 同與中

鏜 七陽 兵 八庚 行 七陽 轉韻 仲 一送 宋 二宋 忡 一東叶敕中反 叶韻 馬 二十一馬 下 同 本韻 闊 七曷 說 九屑 轉韻 手 二十五有 老 十九皓叶魯吼反 叶韻

闊 活 七曷 本韻 洵 十一真 信 同 本韻

凱風 孝子自責以感母心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章一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章二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章三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章四

右凱風四章章四句序傳均以爲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諸家併此遂無異說惟集傳以爲七子自責之辭非矣七子之作較序差精然何以見其爲淫風流行耶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爲淫風所染則豈小過已哉蓋古來婦人改嫁原屬常然故曰小過乃一改適遂目爲淫恐天壤間無處而非淫風矣夫七子自責而母心遂安子固稱孝母亦不得謂爲不賢也且子自責之心原欲婉詞幾諫未嘗顯彰親過今乃以爲淫風流行母難自守是欲掩親之過者乃適以彰親之惡也又豈孝子所樂聞哉況詩中本無淫詞言外亦無淫意讀之者方且悱惻沁心歎爲純孝感人更何必誣人母過致傷子心仁者之言恐不其然故愚謂七子之母猶欲改節易操

者其中必有所難或因貧乏或處患難故不能堅守其志幾至爲俗所搖然一聞子言毋念頓回其惻然不忍別子之心必有較子心而難含者而謂之爲淫也得乎不然猶心已動詎能遂挽故知其斷非爲淫起見也此詩之存豈獨以美孝子亦將以表賢母耳

[集釋] 凱風 季氏逖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 棘 小木毛氏萇曰天天棘難長養者 天天 蔡氏卞曰棘非能順者而凱風有母之道棘薪毛長萇曰棘聖善 氏便能吹之使其心天天然和以茂也 薪 薪其成就者 氏穎曰聖者明達之稱令 善也 浚 衛邑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稱善者賢稱之稱 城側有寒泉郎詩爰有寒泉 毛氏萇曰在浚之下世綱之高平非也 睍睆 睍睆好貌

[標韻] 南 十三覃 心 十二侵通韻 天 二蕭 勞 四豪通韻 薪 十一真 人 同本韻 下 二十一馬叶後五反 苦 七麌叶韻 音 十二侵 心 同本韻

首章言遠行乃自詒阻次章言懷想之至三章言盼來之致末章則勉亦以共勖

雄雉　刺友不歸思以共勖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一章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二章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三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四章

右雄雉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集傳則以爲婦人思夫從役于外之作非國人所爲也姚氏際恆云上三章可通末章難通不敢強說總因泥讀雄雉二字故求其說而不得耳蓋以爲友朋相勖之辭則雄雉二字不可解如以爲夫婦相思之作則百爾君子實難通殊知雄雉者雄飛之象也而雄又有文采可以章身故取以喻丈夫之有志高騫而欲顯名當世者非男女雌雄之謂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

為天下所推雄以喻高雌以喻卑之意且詩首章泄泄其羽者喻文采之光輝也下上其音者喻令聞之廣譽也而下云自貽伊阻又曰展矣君子者誠哉其爲君子也但欲高譽以致遠隔譏貿使之乃自貽耳何則吾人之所以自立者名固當爭實尤宜務今以務名之故蹉跎歲月更阻隔關山是徒騖逐於外而不反求諸內者之過也是不知修德立行以爲實至名歸者之過也誠能反求諸身毋忿人而生嫉忌之心毋枉己而啓貪求之念則何入而不自得哉卽使雌伏亦勝雄飛又何必遠適他邦廣求人聲不知自返使我勞心此友朋相望而相勉之詞不知諸儒何以認爲婦人作且以爲刺宣公淫亂不恤國事作淫亂詞固未嘗見卽男女情亦何可信哉讀古人詩當眼光四射

正意
首承正葉分二件說道
爲以涉水喻戒世
中間插入雉雁喻
說物類自隱刺爲
情見卬否須友應
若如者爲極取人
之意也

不可死於句下者此類是也

【雉】雉 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而其羽文明可用爲儀 灌灌 李氏樗曰灌灌自得也 阻 隔也 展 誠也 悛

苟 求也 貪 食也 臧 衆也

【協韻】羽 七麌 阻 六語 通韻 音 十二侵 心 同本韻 思 四支 來 十灰 通韻

行 七陽 臧 同本韻

匏有苦葉　刺世禮義澌滅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一章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二章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三章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四章

右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序謂刺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

辨說云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故集傳但泛指爲淫

亂之人所見亦是但篇中雉鳴求其牡又似非泛泛然者故姚氏際恒亦以爲序說可從而前後文義絕不相屬則又以爲四章各自立義不爲連類之辭詩豈有四章各自立義不相連類之理凡此皆因執雉鳴求其牡以爲實指宣公之說故致前後文義自生轇轕絕不可解詳味詩詞非不連屬亦非不明顯特其製局離奇變幻措詞[illegible]能隱微若規若諷忽斷忽連故難驟解以愚所見直是一篇諷世座右銘耳首章借涉水以喻涉世提出深淺二字作主以見涉世須當有識量度時務知其淺深而後行是全詩總冒次章反承不識淺深明明濟盈濡軌矣而自以爲不濡並帶出鳴雉求非其類而自以爲偶以喻反常亂倫肆無忌憚之人惟其不度世道淺深故至越禮犯分而亦不

知自檢也雉鳴句引起鳴鴈歸妻意濟盈句引起人涉卬否意一反一正大開大合章法脉絡原自井然一絲不亂意以爲昏人處世倫行爲重夫婦之初不以禮合他可想知士人涉世幹濟爲先同舟之內苟無良朋覆可立待故不欲整綱飭紀則已如欲整綱飭紀則必自昏媾始古之昏禮多在春前迨冰未泮此其時也不欲涉身處事則已如欲涉身處事則必如濟川然世之濟險必得同心卬須我友詎可少哉此雖刺世乎實自警耳詩人之意未必專刺宣公亦未必非刺宣公因時感事觸物警心風詩義旨大都如是故謂之刺世也可謂之刺宣公也亦可謂之警世也可即謂之自警也亦無不可是在乎善讀詩者觸處旁通悠游涵泳以求其言外意焉斯得之耳

[illegible]余用比興光
篇夫婦常理作背
次言見棄即從新
別起省都錄數語
墨

匏 陸氏子能曰匏似瓠而圓亦曰壺盧性善浮 腰之可以涉水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濟 渡處也 涉 行渉水也 厲 揭 以衣而涉曰厲 褰衣而涉曰揭 瀰 水滿貌 鷕 雌雉聲 軌 車轍也 求 牡 留孫稱獸正飼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今詩言求其牡是不特以雌求雄且以飛之雌求走之牡其無倫也甚矣以喻亂倫之人不顧匹偶如是 鴈 鳥名鄭氏康成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爲 冰未泮 姚氏際恒曰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農隙之際故云迨冰未泮荀子太累精云霜降迎女冰泮殺內正解此詩稽也 招招 號召之貌孔氏穎達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卬 我也

韻讀 葉 十六葉 涉 同 揭 九屑 通韻 盈 八庚 鳴 同 本韻 軌 四紙叶居有反 牡 二十五有 叶韻 旦 十五翰 泮 同 本韻 否 二十五有 友 同 本韻

谷風 逐臣自傷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一章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

[illegible]陽○夫[illegible]是○同心[illegible]○夫婦當理○ ○比 ○惟

同心○乃可同處○入[illegible]○不[illegible]

三乃推言見棄之故在色衰不在德失
四言黽勉努見無可棄之理
五言夫但念努於貧苦之時而相棄於安樂之後
末聞瑣非見夫之忍且傷而深悔及初來相待之厚抑鬱作敘事法完密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二章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三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四章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五章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六章

右谷風六章章八句小序曰刺夫婦失道也今味詩詞夫失道有之婦則未見為失大序以為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朱子辯說既云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後又言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前後兩說迥不相業何也此詩通篇皆棄婦辭自無與譏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

急公獨毅脆與爲懷之士未可與言而豈一婦人所能言哉又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亦非有扶危濟傾患難相恤之人未能自任而豈一棄婦所能任哉是語雖巾幗而志則丈夫故知其爲託詞耳大凡忠臣義士不見諒於其君或遭讒而遠逐殊方必有一番冤抑難於顯訴不得不託爲夫婦詞以寫其無罪見逐之狀則雖卑詞巽語中時露忠貞鬱勃氣漢魏以降此種尤多然皆有詩無人或言近旨遠借以諷世莫非脫胎於此未可遽認爲眞也至其文義集傳及諸家訓之甚詳故不再贅茲僅發其大凡如此

【集釋】谷風 嚴氏粲曰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絕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穀者非 葑 蔓菁也陳氏子能曰學稚

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俗謂之蘴蒸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一名萊菔所謂温菘也頓長葉瘦高者謂菘葉濶厚短者爲蕪菁

菲葍類也郭氏璞曰即土瓜也　下體根也　識劉識也孔氏穎達曰識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識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故云薄送蓋望之之辭非與送也集傳以爲送之門內者非

茶苦茶蓼屬邢氏昺曰茶味苦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

薺陶氏弘景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涇水名出今甘肅平涼府笄頭山至高陵縣入渭

渭水名出今甘肅渭源縣鳥鼠山至陝西高陵會涇亦入于河

湜湜清貌涇濁渭清然未與渭匯時則亦覺其清也

沚渚也　屑潔也　逝之也　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曰梁　笱竹器承梁以取魚者也　閱容也　方許氏碩曰方併船也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甚也　慉養也　阻卻也　鞫窮也　御當也　洸武貌　潰怒色　肄勞也　塈息也

顧氏一正曰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故婦初來曰息也

叶韻

雨七遇　怒同本韻　體八薺　死四紙　通韻　違五微　識同本韻　薺八薺　弟同本韻　沚四紙　以同本韻　笱二十五有　後同本韻　舟十一尤

游求並同　救二十六宥叶居尤反　叶韻　讎十一尤　售同本韻　覆一屋　育二沃　通

寫出窮愁中藹然
側義理未許粗心
人鹵莽讀過

韻　冬二窮東一通韻　隸韻鼠用本韻

式微　黎臣勸君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章一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章二

右式微二章章四句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此必有所據故可從而辯說又以無黎侯字疑之則未免失之刻矣集傳既從其說又加失國二字反較支離蓋失國則不能歸故序但云寓於衛耳此必黎侯被逐後不久狄亦自退故可歸不歸其臣因以勸也夫旣以是詩而屬之黎國臣子之詞則律以主憂臣辱君辱臣死之義是今日之君辱在泥塗之君也今日之臣不嘗周旋左右與共患難而乃以此歸咎其君不肯久寄棊

姚氏際恒曰自問自荅體人情景如畫

露乎殊知狄人既退國虛無主所謂當今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也使諸臣非爲君故其誰肯久羈人國徒爲此狼狽形乎君乎君乎尙思早作歸計共圖恢復振此式微之世也乎黎侯平素必優游頑懦以致被逐迨至狄退仍無遠志徒望人憐而人又不我憐其臣憂之故作此以勸其歸其一片憂國愛君之心溢於言表至今猶聞其聲也

集釋 式發語辭 微衰也微者微乎微者也疊猶式微式微 微猶非也 中露猶言暴露也 泥中猶言泥塗也毛氏萇曰中露泥中衛邑也此或後人因經而附會其說耳不可從

旄丘 黎臣勸君勿望救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一章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二章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

與同韻三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韻四

右旄丘四章章四句序謂黎臣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以救之也愚謂已不自振人又何咎但望救之心至無可望不能不以此勸君早歸耳蓋其始猶有眷望之心故雖時物變遷待久不至猶登高以望之曰衛非必無意於我也蓋其處也必有所待與我以伐狄也其久也又必有所挾以安吾國也迨至遲之又久途窮裘敝終不見來始知其無意於我我之不敢東向以求人者正爲衛之諸臣無與同心故耳我之流離尾瑣甚矣而人方且褎然盛服袖手旁觀置若罔聞是眞絕意於我也人既若此我復何望不如謀歸故國之爲愈矣詩若責人意實勸君與前篇同一憂國愛君之心若作責人觀則忠臣之意泯

矣

【集釋】旄丘 孔氏穎達曰釋邱云前高後下曰旄丘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旄丘在濟州臨河縣東 誕 姚氏炳曰毛傳

訓誕為闊無義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之誕敷亦作覃敷可證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此說較毋從之 與 姚氏際恆

曰與與我伐狄也義較優 以 姚氏際恆曰左右之曰以 能 狐裘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

士也 蒙戎 亂貌弊也 言 不東 黎在衛西故入衛必向東言非我君之車入不東來 瑣 細也 尾 末也 流離

漂散也 褎 姚氏際恆曰褎當從毛傳謂盛服貌賈氏漢策曰今大夫褎然為舉首師古注曰褎然盛服貌鄭氏謂笑貌誤

集傳褎多笑貌蓋本鄭也 充耳 來耳也

【協韻】節九屑 日四質 通韻 處六語 與同 本韻 久二十五有叶舉里反 以四紙 叶

韻 戎一東 東同一東 本韻 子四紙 耳同 本韻

簡兮 賢者自傷失位而抒所懷也

分刪錯○入 錯C 錯帥○ 錯地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illegible]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慨然遐想有高手
一世之志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二章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三章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右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從集傳序傳皆言賢者仕於伶官之辭惟序則以為刺不用賢傳則以為賢者自作且有輕世肆志之心立說各異姚氏際恒亦主序言以為玩世不恭何以稱賢必非賢者自作乃詩人贊美賢者耳愚觀末章非賢者不能自道其胸臆餘亦未見有玩世不恭意乃集傳誤訓簡兮簡兮以為簡易不恭意故並下文亦疑其為誇大詞遂使才德兼優之士變而為輕狂傲慢之徒如禰正平羯鼓三撾解衣磅礴一流人物夫豈三代以上學歟此皆傳注者之過非經過也觀其自敘將欲習舞先簡舞人次定舞日再擇舞地而舞分文

武其武舞也力必如虎轡必如組方爲稱職其文舞也籥必左手翟必右手乃能如儀及其旣事錫爵於公無慢容亦無怍色頎如渥赭裕如也而可不謂之爲賢乎又何嘗有一毫自恃其賢玩世不恭以致憤乃公事耶特其抱負不凡有不盡是而止者蓋所挾者大所見者遠故不禁有懷西京盛世而慨然想慕文武成康之主治不復得見於今日因借美人以喻聖王而獨寄其遐思焉後儒不察一見詩中有碩人如虎轡句遂指爲詩大詞又見卒章忽追憶及於西方美人更疑其爲思遇明主以見用於是多方擬議或以爲狂或以爲賢要非當日賢者所肯受亦非當日賢者所能辭可不慨哉

標韻　簡姚氏際恒曰簡說文分別之也謂方將萬舞故先分別舞人如諸侯用六是也　萬舞集傳曰萬者舞之總

凡非勵諸外嚴是
婦女發口然非爲

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姚氏際恒曰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則其名已久毛傳兼干羽按干爲武舞羽爲文舞兼文武言鄭氏謂干武則單指武舞因引左傳振萬之言以萬舞爲武舞與諸說異存參

日之方中 嚴氏曰孔氏引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謂二月日夜中也亦通

碩人 碩大也宋氏道行曰稱人而曰碩人重其品也宋愚謂碩人不必重看對下有力如虎可知

俁俁 大貌宋氏曰指形體亦帶威儀說

轡 轡也

組 織絲爲之首其采也

籥 如笛而小孔氏穎達曰樂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是也

翟 雉羽也

赫 赤貌

渥 孔氏穎達曰渥者淺潤之名

赭 赤色言其顏色之充盛也

錫爵 徐氏鳳彩曰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言錫爵君命也 重

榛 似栗而小

隰 下濕曰隰

苓 毛傳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卯今甘草也

簡兮 舞廣七 處語六 通韻 俁廣七 舞虎組同並 本韻 籥藥十 翟十二錫叶直角反 爵藥十 叶韻 榛眞十一 苓靑九 人眞十一 通韻

泉水 衛媵女和戴馳作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章一

毖 衛地○泉 入衛事。 知○有○緩○之○無○篇 馬牧日聊與媒

衛何謀之有問及諸姑伯姊不失秀媵身分餞于禰又餞于言是虛想從地而已非真往也復既不成則唯有思情以寫我憂耳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二章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三章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四章

右泉水四章章六句序言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見志集傳因之然詩詞未見有父母終意何氏楷則以此篇及竹竿一例與載馳爲許穆夫人不能救衛思控大國之作姚氏際恒駁之以爲無證而且多複句非一人作又疑爲許穆夫人媵妾之詞而終不敢定愚玩此詩與竹竿雖同爲思歸之詞而意旨迥殊竹竿不過想念故國風景人物及當年遊釣之處而此則直傷衛事且爲衛謀與載馳互相唱和也

載馳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此則云飲餞于禰飲餞于言載脂云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此則云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載馳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此則云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載馳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則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詞辭相對語無虛設非唱和而何至其立言亦各有體嫡本欲告大夫君子媵則但問諸姑伯姊嫡本欲控于大邦媵則但謀彼諸姬嫡欲馳至於漕媵則但思須與漕嫡欲歸唁衛侯媵則但餞于禰于言嫡媵口吻各如其分絕不相陵故又知其為娶和非夫人作也蓋媵亦衛女故同關心亦人情之常耳若但云思歸甯不得而作則婦女之歸甯與不歸甯有何關係而必存之以為後世法耶姚氏既疑為媵作而又以為無譏不知其何所謂設也唯此詩既

毀藏聽爲唱和則當序載馳後而乃編諸邶風內則不可解

〔集釋〕**毖**泉水出貌　**泉水**卽今輝縣百泉也　**淇**水名出今彰德府林縣　**孌**何氏楷引說文訓慕可從　**諸姬**周同姓國也衛姬姓故欲與謀以後備也夫人欲姪大邦或欲謀諸同姓亦互相商酌須若謂歸寧則問我諸姑並及伯姊可也何必衆之周姓國邪　**泲**地名王氏應麟曰地理志禹貢與沇水東流爲泲東稱爾邑有泲廟　**禰**亦地名王氏曰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　**諸姑伯姊**劉氏璣曰夫人之嫁也有姪娣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衆此諸姑伯姊則夫人之媵妾輩也所云謀彼諸姬者謀復衛于同姓之國也此云問我諸姑者商夫人之行於同姓也詩意毫不相涉而集傳與姚氏均謂諸姬卽諸姑伯姊詩豈如是之亞複冗雜耶　**干言**二地名王氏應麟曰府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綰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脂**以脂膏塗車牽使滑澤也　**舝**醉氏則德曰舝車軸頭金也　**遄**疾也　**臻**至也　**瑕害**姚氏際恆曰不瑕有害謂我之歸不爲瑕遐而有害性鄭氏以害訓何集傳又謂瑕則何爲可通但此是夫人可行詩非妄自道也　**肥泉**水名亦衛地　**須漕**孔氏穎達曰鄭云以歷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違明亦衛邑〔思〕衛文公爲狄所逐時歷於漕故所思在此　**寫**寫通瀉洩之意

莫知二字是重

望家勢利之情如實可謂殊爲殆盡

委之於天而已

淇四支 思同 謀十一尤叶謀悲反 叶韻 禰八薺 弟同 姊紙同 通韻 干十四寒 言十三元 通韻 邁十卦 害九泰 通韻 泉一先 歎十四寒 通韻 悠十一尤 憂同 本韻

北門 賢者安於貧仕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一章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二章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三章

右北門三章章七句此賢人仕衛而不見知於上者之所作觀其王事之重政務之煩而能以一身肩之則其才可想矣而衛之君上乃不能體恤周至使其終窶且貧乃不足以畜妻子而

有交謫之憂外不足以謝勤勞而有敦迫之苦甚祿勞士之謂何而衛乃置若罔聞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則衛之政事不從可知哉夫以國士遇我者以國士報之以庸衆遇我者以庸衆報之亦屬事所常然而詩乃隨遇安之盡心竭力爲所當爲行所得行而已迫至無可奈何則歸之於天不敢怨懟於人而可不謂之爲賢乎若使朱買臣蘇季子二人處此不知如何揣摩時勢以求一售必力爭夫世之所謂勢位富厚者以誇耀於妻嫂不洩其憤焉不止詎肯終受室人交謫哉以彼方此則品誼之懸殊爲何如也然必曰出自北門者抑又何故邶在衛北此或邶士所爲亦未可知

[集說] 窶 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一此終窶且貧爲二事之辭故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爲禮貧謂無

氣象愁慘

妖孽頻興造語奇
國似古童謠

則可以自給（何氏楷曰箋說文無禮居也）王事（范氏處義曰王事上所命之事也）政事（范氏曰政事職所治之事）

也 適（之也）一（猶皆也）埤（厚也）讁（責也）敦（迫也）摧（說文擠也猶云排擠）

韻讀 門（十三元）殷（十二文）貧（十一眞）艱（十五刪叶居銀反）遍韻 之（四支）哉（十灰）遍

韻 適（十一陌）益 讁（陌）本韻 敦（十三元）遺（四支叶夷回反）摧（十灰叶韻）

北風 賢者見幾而作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一章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二章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姚氏曰變得唤哨應其不可解亦妙）

右北風三章章六句姚氏際恒云此篇自是賢者見幾之作不必說及百姓是蓋見幾唯賢者乃早百姓豈能及也愚觀詩詞始則氣象愁慘繼則怪異頻興卒皆不祥兆所謂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時也赤狐黑烏當時或有其怪或舉是謠皆不可知總之敗亡兆耳故賢者相率而去其國也但不知其為衛作乎抑為邶言乎若以詩編邶風內則當為邶言為是與首篇柏舟憂讒憫亂之作相應蓋彼知其將亂而不忍去此則見其將亡而必速去一明哲以保身一忠貞而受禍雖曰時位不同亦各行其志焉已矣

【集釋】雱（雪盛貌）惠（愛也）虛（寬貌）邪（陸氏德明曰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歐陽氏修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寬徐當亟去也）喈（疾聲也）狐（獸名陸氏佃曰舊說以狐有媚珠善變化其為物妖淫故詩以刺惡）烏（陸氏佃曰烏一名鴉其名自呼謂全黑）

【標韻】涼（七陽）雱行（並同）本韻　邪（音徐六魚）且（同）本韻　喈（九佳）霏（五微）歸（同）通韻　狐（七虞）烏（同）車（六魚）通韻

城隅二字是題眼

女美二字是題案

悵心滿意之至

靜女　刺衛宣公納伋妻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章一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章二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章三

右靜女三章章四句序謂刺時毛鄭推原其意謂陳靜女之美德以示法戒集傳則從歐陽氏說斥為男女相期會之詞夫曰靜女而又能執彤管以為誠則豈俟人於城隅者哉城隅何地抑豈靜女所能至也於是紛紛之論起呂氏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已屬勉强穿鑿而呂氏祖謙更主之以為此述古者以刺衛君至謂搔首踟躕與閑雅

之寵寐思服同爲思念之切亦何無恥之甚耶夫搔首踟蹰何可與寤寐思服同日並語說詩至此真堪絕倒且媵女進御君王何煩搔首不見必說不去然至此論者甚多雖橫渠張子亦所不免觀其詩曰後宮西北遂城隅俟我幽閑念彼姝可見然則城隅靜女果何所指而何謂乎曰城隅即新臺地也靜女即宣姜也何以知之案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實字記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孔氏穎達曰伋妻自齊始來未至於衛故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以要之此所謂城隅也所謂俟我於城隅之靜女也宣姜初來未始不靜而且姝亦未始不執彤管以爲法不料事變至於無禮雖欲守彤管之誡而不能即欲不俟諸城隅而亦不得也然使非其靜而且姝則宣公亦何必爲

此縱慾之極乎詩故先述其幽閉窈窕之色以爲納媳張本當其初來止於城隅之新臺以相俟宣公只聞其美而未之見已不勝其搔首踟躕之思及其既見果靜而且孌則不惟色可取性亦可悅而女方執彤管以相貽煌煌乎其不可以非禮犯則此心亦自止耳無如世間尤物殊難自舍則未免有佳人難再得之意竟不顧惜廉恥自取而自納之亦悅懌女美之一念陷之也又況美人自外携來土物以相貽贈又不啻珍重而愛惜之夫豈物之足重耶亦重夫美人所貽耳揣摩宣公好色無禮逆理亂倫醜態可謂窮形盡相不遺餘力矣特其詞隱意微不肯明斥君非故難測識迨至下章新臺則直刺無隱忍故知此亦爲宣公發也

戲笑而道之

【集傳】靜閑雅之意 姝美色也 城隅指鄄城北處新臺地不言新臺者微詞也 踟蹰貫氏曰搔首一正人煩急則手搔其首踟蹰行不前也 孌好貌 彤管毛氏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煒赤貌 牧郊外也 歸亦貽也 荑茅之始生者鄭氏衍曰荑茅也古茅所以藉物易曰藉用白茅此茅其藉彤管者貺也 洵信也

【協韻】姝虞七 隅同上 本韻 孌十六銑 管十四旱 通韻 煒五尾 美四紙 通韻 異四寘 貽同上 本韻

新臺 刺齊女之從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一章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三章

右新臺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刺衛宣公也大序謂納伋之妻作

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事見春秋傳固無可疑而集傳既引其說又以為於詩未有考不知何意豈刺此刺宣姜之作非但宣公也靜女篇以刺宣公為主而帶及夫人此篇以刺夫人為主而愈醜宣公何也婦人從一而終不可改行易節宣姜豈未之聞歟當其初聘本為伋也變迫至新臺乃為伋也母此稍有廉恥者所不忍開口腼然立於人世乎使其執意不從宣公雖暴亦無如何而乃柔情媚志將順其惡以至逆理亂倫為千古笑雖曰非其本意亦豈能辭咎哉故國人明指其臺與地而刺焉非曰此非新臺乎何其明且峻也其下河水瀰瀰互相掩映又得佳麗鎖貯其中則山川尤為生色卽此臺中人亦豈非婉可遂而豈知其得此醜疾人乎夫此醜疾之人

其俯仰固不足以對人而爾夫人國色無雙亦甘心遂與能無有媿於中所謂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醜亦甚矣吾恐河水瀰瀰洗君羞千載下有從新臺過者猶將掩鼻而去之也詩人之意如此蘧篨之之甚故亦不暇爲之隱約其辭矣

【集釋】新臺說見前爾雅四方而高曰臺　泚劉氏彝曰泚水中彧彰鮮明之貌　瀰瀰盛也　燕安也　婉順也　籧篨疾之醜者也本竹席名編以爲囷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故又以名疾也　鮮鄭氏康成曰鮮善也　洒高峻也陸氏德明曰洒韓詩作漼鮮貌　浼浼平也陸氏曰浼韓詩作浘浘盛貌　殄鄭氏康成曰殄當作腆腆善也孔氏穎達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依鄭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鴻雁之大者　離罹也　戚施亦醜疾名晉語云蘧除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歐陽氏脩曰蘧除偃人不可使俯戚施僂人不可使仰明其俯仰有媿云耳

【標韻】泚四紙　瀰同　鮮十六銑叶想止反　叶韻　浼十賄叶美辨反　殄十六銑　叶韻

離四支　施同　本韻

情迫意切無限事理但於其中指點情形言流情外

二子乘舟　諷衛伋壽以遠行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章一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章二

右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序傳皆以爲伋壽爭死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古今說者都無異詞而姚氏際恒獨以爲事與詩不合疑之曰夫殺二子于莘當乘車往不當乘舟且壽先行伋後至二子亦未嘗並行衛未渡河莘爲衛地皆不相合古人亦未嘗見不及此但求其解不得故多方附會以爲之說或以乘舟爲此歐陽氏說或造僞序與詩合劉向新序皆不免固哉之誚然此詩舍卻二子亦無他解況序於新臺後則其迹尤顯然可見但詩人用意甚微而姚不可泥詩以求事尤不可執事以言詩當迂迴

以求其用心之所在然後得其意旨之所存詩非賦二子死事也乃諷二子以行耳意以爲孝子事親當先揆理苟有當於理雖違親命亦於天理人情無傷若沾沾固守小節不達權變非徒有害於身亦且陷親不義其於理又何當哉夫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是也焚廩浚井非不極人倫之變而卒能保身以格親心所以爲孝之大使二子能見及此必乘舟同往汎然遠逝共適他邦以避禍患盜賊雖兇亦無從要而殺之奈何徒拘小節同痾一死與晉世子申生先後如出一轍豈不痛哉吾願二子之行也二子其能無意哉詩意若此亦非甚隱姚氏執事以案詩固自不合卽諸家曲爲之說亦豈能得意旨唯其詩之作或諷之於未行之先或傷之於既死之後則難臆定蓋二義均有

可通故也

【箋註】二子 謂伋壽也 乘舟 渡河如齊也王氏應麟曰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 景 古影字劉氏瑾曰葛洪始加彡爲影字 養養 猶漾漾憂不知所定貌 逝 往也 不瑕 見泉水姚氏說

【標韻】景 叶擧兩反二十三梗 養 二十二養叶韻 逝 八霽 害 九泰 通韻

以上邶詩凡十有九篇 舊說云邶既入衛詩皆衛事而仍存其名且以變風之首今細翫之大抵

皆忠臣智士孝子良朋棄妻義弟之所爲中間淫風之詩

僅靜女新臺二篇又刺淫之作非淫奔者比不知何以居

變風之首蓋變風云者時變事變詩亦與之俱變故其齊

與鄘不得不變也而衛爲殷墟邶又朝歌舊地故以衛次

周召而邶更忘三國之首首邶所以首殷此編詩次第也

其十九首中有可實指爲衛詩者有不必皆衛詩而亦編

入其中者如莊姜四詩及擊鼓靜女新臺二子八詩的爲

衛事無疑而八詩中又僅莊姜四首爲自作餘四首尙不

知爲誰氏筆式微旄丘則外臣之辭於衛者泉水則衛女

之作於他國者不唯非邶人即且非衛風顧何以謂爲衛

詩聞舊說以謂鄘既亡不得有詩而衛人所作仍繫之鄘者存其音耳鄘雖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然則莊姜非鄘產亦非居於鄘其音豈可爲鄘不甯惟是緜臣偶寓於衛不久當歸衛女雖生於衛而嫁於許詩亦作於許其音與鄘更不能同而何以雜乎鄘而不嫌於亂乎故愚謂鄘詩十九首除莊姜自作四首及黎臣二首衛女一首外餘皆可爲鄘人作或以鄘人而歎鄘風或以鄘人而詠衛事抑或作之於其國未併入衛之先或作之於其國既併入衛之後均之鄘音均可謂之鄘風唯既別其音於鄘與衛之分而又以衛詩雜入鄘音之內且以他國之偶於幽乎衛者而亦亂乎其中則不可解秦火而後犖精爲然詩豈獨全詩僞過信反終樂正之言不敢妄生疑說故而爲之說然古序倘可僞爲篇次能無錯簡觀於本風莊參詐作已白顛倒錯亂也可知已何必巧爲之辯歟

詩經原始卷之三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四目錄

國風四

鄘十首

干旄　美好善也

載馳　許穆夫人閔傷其國不能救衛也

衛十首

淇奧　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　賛賢者隱居自樂也

碩人　頌衛莊姜美而賢也

氓　為棄婦作也

竹竿　衛女思歸也

芄蘭　諷童子以守分也

河廣　宋襄公母思歸宋不得也

伯兮　思婦寄征夫以詞也

有狐　婦人憂夫久役無衣也

木瓜　諷衛人以報齊也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四

鄘

說見前篇○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宋此則王肅服虔所謂鄘在紂都西者非蓋西亦迫山也

柏舟　貞婦自誓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一章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二章

右柏舟二章章七句序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

邶之柏舟曰汎汎其流則為中流不繫之舟以喻國勢之危在此之柏舟曰在彼中河則為中流自在之舟以喻人心之定也然置此詩於靜女新臺鶉奔之間不可謂之中流砥柱乎

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集傳及諸家悉從之呂氏祖謙更因序疑史記謂衛武公襲攻其兄共伯之言以為共伯既蚤死矣武公即位時年已四十餘焉得而篡弑之姚氏際恒又因此而更疑序之非以為史記可憑詩序無據共伯為武公襲攻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時年較武公長亦四十餘又烏得而謂之蚤死且共伯時已為諸侯而猶謂之為世子則序言尤悖愚謂共伯即使蚤死共姜為諸侯世子妃恐無夫死再醮之理然則詩將誰屬姚氏又云此詩不可以事實當是貞婦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願之作其言戰矣夫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無論貴賤均可風世序必以共姜事實之則未免失之鑿矣因邶鄘二國不幸早亡事雖無考而柏舟二詩一為賢臣憂

儳惘亂之作一爲烈婦守貞不二之詞皆可以爲後世法又皆冠於二風之首嗚乎二國得此二詩然後可以不亡豈偶然哉

【集釋】髧徒坎切髮垂貌 兩髦箭髮夾囟也囟音信親死然後去之許氏慎曰頭會腦蓋也象形孔氏穎達曰夾囟故曰兩髦也內則翦髮爲鬌男角女羈注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注幼時翦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髦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 儀匹也 諒信也 只語助辭 特陸氏德明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資氏佐曰特如萬人之特蓋婦人稱夫之辭 慝邪也以是爲慝則絕之甚矣

【標韻】河五歌 儀四支叶牛何反 他五歌叶韻 天一先叶鐵因反 人十一真 通韻 側十三職 特慝職 本韻

牆有茨 刺衛宮淫亂無檢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一章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二章 牆有

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三章

右牆有茨三章章六句大序謂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刺之集傳謂理或然也衛宮淫亂未必即止宣姜而宣姜爲尤甚其始既失節於宣公而有靜女新臺之誚其繼又失身於公子頑而爲牆茨偕老之羞其中冓之言尚可道哉蓋廉恥至是而盡喪有詩人不忍道不忍詳不忍讀者而聖人猶錄之以著於經也何哉楊氏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秘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斯言不獨爲此發凡淫亂之詩均可作如是觀後世漢唐呂雉武曌之類皆宣姜後塵聖人早有以見及於此故錄之以爲萬世戒而不然者

光從鼓服既老何
移薇宜
束乃移到不敢老
下二章意
其從敬也如是僕
君天神帝女之下

風人所不道而韻基人取之耶又一宣姜也而非而刺之者或
在邶或在鄘衛詩中則無有意者邶鄘二國亡於衛其人心不
能無所憾故多指其瑕而刺之至衛本國人不敢非其大夫況
顯彰君惡哉此二國雖亡是非未泯不能不存其名之一證也

茨 說文以茅葦蓋屋 惟其塗 堅茨 周遠茨墻則韻閩 中冓 說文云交積材也蓋謂宮中結構深密之處

掃 叶十九 道 周 醜 二十五有 叶韻 襄 陽七 詳 長 周並本韻 束 屋一 讀

同 辱 沃二 通韻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

如之何 章一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

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章二 瑳兮瑳兮其之

眉 其淡妝也又如是不過閒色之嬌姿二面對觀妥鬆八句見

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三章

畫有韻之之妄

右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序與集傳皆言刺宣姜而辯說又未盡以爲然以爲無可考愚謂此詩的刺宣姜無疑但讀首一句即知其爲宣姜不可移刺他人詩全篇極力摹寫服飾之盛而發端一語忽提君子偕老幾與下文調幾不相連屬諸儒雖多方爲之解說終覺勉强難安非的然不易理也豈知全詩題眼即在此句貞淫褒貶悉具其中何也夫人者與君子偕老之人也與君子偕老則當與君子同德與君子同德乃可與君子同服天子命服以爲一國母儀今宣姜之於君子也何如乎其始也爲伋子妻其繼也爲宣公妾及其終

也又爲公子頑配則其所與爲偕老之人倘不知誰屬其不淑也亦甚矣又將如此法服何哉故當其嚴妝而举祭祀也副笄以飾其首鬒髮以垂之身髮如雲而眉益秀象作揥則玉爲瑱不啻天人之下降而帝子之來臨何其盛也瑳之者不儼然一國母儀乎及其靚妝以見賓客也則褻衣而蒙以絺綌維袢而爲之束素目以清而愈明額加廣而彌豐又不啻傾人城而傾人國何其媚也瑳之者又非復前日母儀之可重矣則卽此服飾之間一轉移而輕重不同也如是則其人亦可知已豈倘堪可與君子偕老乎卽其君子欲與之偕老抑豈可得乎此非宣姜之謂而誰謂歟是詩也春秋法寓譏矣至其藻采之工音節之妙則姚氏際恆謂爲神女感甄之濫觴山河天帝廣攬遐觀

驚心動魄傳神寫意有非言辭所能釋者

副 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劉氏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爾雅釋詁齊也注副者次長之稱

笄 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爾氏復京曰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項上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孔氏穎達曰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笄

珈 毛氏萇曰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氏康成曰如今步搖上飾孔氏穎達曰言六珈必飾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魏氏傳但曰鄭氏云珈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加于笄上故曰珈猶今之紋頭以滿玉爲之狀如小發兩角向下齊五分高三分予家有散枚漢時三代玉物多瑜士中未出人間鄭故未見鄭備以鄭去古未遠謂其言多可信于此乃知真諧說也此言其與尚詳存之

委委佗佗 嚴氏粲曰委委舒徐佗佗安重

如山如河 嚴氏粲曰委委如河佗佗如山

象服 法度之服也鄭氏康成曰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穎達曰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服也

淑 善也

玼 鮮盛貌

翟 祭服刻翟爲翟雉之形也毛氏萇曰揄翟闕翟也鄭氏康成曰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嚴氏粲曰鄭氏云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揄翟則畫揄雉闕翟刻而不畫

鬒

黑也如雲多而矣也不屑屑說文動作切切也不屑不切于用也顧氏推曰不屑只傳之不用猶云不消得髢毛傳

謂屑潔非為髢髮髲也猶今之假髮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以為呂姜髢是也瑱塞耳也

象象骨也揥孔氏穎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揚張氏彩曰眉目以顯秀為美故以揚見稱皙白也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盛見者驚為天人帝女胡為而在此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

鄭氏康成曰展衣宜白展衣字悞禮記作襢衣孔氏穎達曰玉藻云一命襢衣其大訛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訛作襢衣也展為襢悞從襢為正

蒙覆也縐絺當暑之服也鄭氏康成曰展衣夏則裏衣縐絺孔氏穎達曰葛之精曰絺其絺尤細靡者縐也質而褸襭

紲袢束縛意集傳曰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防也清視清明也顏額角豐滿也

叶韻 珈六麻叶居何反佗五歌河同宜四支叶牛何反何五歌叶韻 翟十二錫叶去聲髢

入聲揥皙帝霽同叶韻 展十六銑叶諸延反袢十三元顏十五刪媛十三元叶韻

桑中　刺淫也

三人三地三物各有所咏不同而所期所要所送之地則一可於概中窺活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章一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章二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章三

右桑中三章章七句小序謂刺奔大序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集傳亦主其說而惟以爲奔者所自作則與序異蓋其意以爲刺人之詩不應曰期我要我送我又自陷其身於所刺之中是殆讀詩詞而未嘗深探其旨耳夫詩之所咏曰唐曰麥曰葑匪一其采矣曰沬鄉曰沬北曰沬東又匪一其地也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更匪

一其人而期而要而送之者則必於桑中之上宮與淇上豈一人一時所期而三地三人同會於此乎抑三人三時各期所期而三地三人畢集於此乎以一人而賦三時三地之人之事則其人必不能分身以自陷於所刺之中可知矣而猶謂之爲自咏其事也何哉賦詩之人既非詩中之人則詩中之事亦非賦詩人之事賦詩人不過代詩中人爲之辭耳且詩中事亦未必如是之巧且奇同期於一日之中卽同會於一席之地是詩中人亦非眞有其人眞有其事特賦詩人虛想所采之物不外此唐與麥與葑耳所遊之地不外此沬之鄉沬之北沬之東耳卽所思之人亦不外此姜之孟弋之孟與庸之孟耳而此姜與弋與庸則尚在神靈怳惚夢想依稀之際卽所謂期我要我送我

又豈眞婉孌其來冉冉而逝乎此後世所謂無題詩也李氏商隱詩云來是空言去絕蹤又云畫樓西畔桂堂東使眞有其人在則又何必爲此疑是疑非若遠若近之詞使人猜疑莫定耶然則刺淫之詩亦謂之亡國之音者則又何故夫音由心生詩隨時變故必有是心而後成是俗亦必因是俗而後爲是詩詩與風爲轉移時因心爲隆替聞其音而知政治之得失讀其詩尚不知其國之將亡乎古來亡國之音桑間與濮上動輒並稱雖未必專指此詩而此詩亦其類也藉使空言亦關世運聖人取以爲戒固不徒爲淫者發即作詩者亦不可不深長思也

集釋 唐蒙菜也一名兎絲 沫衛邑也書所謂沫邦者也 上宮王氏應麟曰邇與衛州衛縣有上宮臺 要猶迎也 弋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葑蔓菁也見前谷風篇 庸補傳曰鄘本庸姓之

國語有唐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傅氏曰孟庸當是鄘國之姓鄘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

韻　唐陽七 鄉 姜同上本韻　中東一 宮同 本韻二章下同　上三十叶韻

奔上三 彊後二章同 叶　麥十一陌 北十三職 弋職 通韻　葑二冬 東一東 庸二冬 通韻

鶉之奔奔　代衛公子刺宣公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一章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二章

右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序謂刺衛宣姜集傳以爲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反以爲君君卽小君指宣姜也嗚乎此言出天理絕人道盡矣宣姜之子惠公親生母也親有過子唯當泣涕而諫諫之不從諱之可也逃之亦可也而乃爲

此惡言以刺之有是理乎姚曰國人所託言之無傷然必其人倫行先喪而後謂人之倫行無傷耳且其詞義亦甚難解以兄爲頑則君無所指郎上說解君爲小君其勉强以君爲惠則兄將誰屬以人指宣公而我爲君之弟姚氏際恒曰均曰人之無良何以謂一指頑一指宣姜也大抵人即一人我者自我而爲兄爲君乃國君之弟所言耳蓋刺宣公也兄與君似無所礙而君之弟又何人此皆難通之論也詩必有所謂但一時不得其解耳且其詞意甚率未免有傷忠厚讀有狀一章雖曰直言無隱而猶作未盡辭此則直嗟而怒罵之尙可爲詩乎哉或有別解則未可知存而不論焉可也○即使姑從姚說亦必曰人雖無良我不敢不以爲兄不敢不以爲君語方和平不失溫柔之旨且當作代衛公子刺宣公作庶幾有合於詩耳孔氏穎達曰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之禁

總前起因大規
追叙卜筮之始
終言勤勞以致富
庶
秉心句是全詩主
腦

也亦較集傳爲妃唯君未有辨

〔叶韻〕鶉鵲屬〔寇氏宗奭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並一物而四名也 奔奔左傳作賁賁 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陸氏德明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協韻〕彊〔貺七〕兄〔𧷖入〕轉韻 奔〔元十三〕君〔文十三〕通韻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再造公室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一章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二章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三章

右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序謂美衛文公也集傳云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與春秋傳合

固無疑義而僞傳乃以魯僖公城楚丘備戎事實之則小人之好退異說惑世而誣民者也文公亦宣姜子乃能於流離播遷後痛自損抑與民同勞共圖恢復史稱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可謂盛矣然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詩云秉心塞淵一語實爲致治根原觀其卜築楚丘也始則騐中星而正天時繼則升墟隴而察地利終則教樹畜而盡人力規模宏遠經營具備而尤不敢自暇自逸躬親課農星言稅駕以爲常故不數年而戎馬寖强蠶桑尤盛爲河北巨邦其後孔子適衛猶有庶哉之嘆則再造之功不可泯也愚於是嘆人生自有秉彝非關氣類衛之亡也以其母而其興也在其子雖曰天道福善

為淫本自無常亦足見人君撥亂反正尤宜有要不禁反覆詠嘆三致意於其際焉

【集釋】**定** 星名集傳云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 **楚宮** 楚邱之宮也孔氏穎達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濟河間今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曰濟河間也 **揆日** 集傳云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椅桐** 陸氏璣曰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 **梓** 蕭氏炳曰梓樹似桐而葉小花紫 **漆** 集傳曰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蘇氏頌曰漆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六七月以竹筒釘入木中取之 **爰** 於也 **虛** 毛氏萇曰虛漕虛也孔氏穎達曰文公自漕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桐晉侯登有莘之墟也 **堂** 毛氏萇曰楚丘有堂邑者傅氏遜曰堂是今博州堂邑傳濮二州連兗 **景** 集傳曰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 **京** 高邱也 **桑** 蔡氏卞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蕭氏炳曰蓬謂桑木按此章澗是机地形勢似不惡夾入桑木髮桑亦地名鄘風桑中皆謂洙鄉中

小地今意當在楚丘之傍與濟據相屬而降觀之且詩云望楚亦第望之而已猶未身歷楚上何緣便降至其下察樹木而辨土宜哉惡桑桑不惟地名且似水名如柔乾之類蓋升望景皆遠觀山勢降觀則近察流泉如公劉觀其流泉之觀故疑爲水也

靈雨 黃氏一正曰靈雨瑞雨降而應物者也 倌人 主駕者也孔氏穎達曰以命之使爲故知主駕者謂候之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 星 范氏處義曰霽戴星命駕姚氏際恆曰星言猶今人言星速星夜蒔謂雨止見星則言字無着落 說 舍止也 秉 操也 塞 實也 淵 深也鄒氏泉曰懷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虛文所以爲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乎近慮所以爲淵深 騋牝 馬七尺以上曰騋孔氏穎達曰三千育其驪數圖馬供用牝牡俱有誠七尺六尺乘騋牝以亞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

標韻 中 東一 宮 同 本韻 日 四質 室栗漆瑟 同上 本韻 虛 六魚 叶創呂反 楚

許六 叶韻 堂 七陽 京 八庚 桑臧 同上 七 轉韻 零 九青 人 十一真 田 一先 淵千

隔通韻

蝃蝀 代衛宣姜答新臺也

天地淫邪之氣感而忽隮東西無定以比宣公可謂巧譬而喻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一章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二章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三章

右蝃蝀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止奔也大序以為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樂傳本小序而又疑大序之歸美文公為未有考大序固屬附會小序亦未得其要此詩若以刺淫為辭則遠父母兄弟及大無信不知命之言無甚解何氏楷以為刺宣公奪伋婦事則大無信不知命之言頗為近似然邶風已有新臺此不當更又有詩姚氏際恆駁之是矣但此詩合邶宣姜別無他解謹與新臺相為唱答耳唐人唱酬詩體彼此意同者曰和彼此意異者曰答新臺以刺宣姜故詩人又設

為宣姜之意代答新臺互相解嘲亦諷刺中之一體也其意若曰予之失節豈得已哉予固一弱女子而又遠自齊東來嫁衛西父母兄弟均無所依當其初來亦以為兩姓昏姻不爽夙約詎料衛君其人心懷叵測只戀新昏之美罔顧倫常之逕竟奪子婦是無信也是不知天祿之自有命在也予時雖欲無從其如父母兄弟遠在他方無所控告何哉亦如蝃蝀之在天末氣本淫邪而莫之敢指一任其朝見西而暮見東忽為晴而忽為雨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依此解去全詩豁然毫無滯礙特無實證末敢遽定故但申其意旨如斯而已

集釋 集傳曰蝃蝀虹也而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陸氏德明曰蝃蝀爾雅作螮蝀音同孔氏穎達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

名爲矣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 朝隮 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蔻忽然而見如有下而升也孫氏炎曰虹暮見于東則雨止朝見于西則爲雨祟終也䨓終朝雨也鄭氏曰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亦是此義今人多見晚虹而雨止若朝虹者在日影初出時多𢀸而未見故誤認虹徵止雨

詩韻 指叶脂 弟叶蕩八 通韻 雨七廢 母叶二十五有 篇補叶韻 人十一真 姻同

本韻 信十二震 命叶二十四敬 通韻

相鼠　刺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一章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二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三章

有相鼠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無禮諸家皆然唯舊說多云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則未免輕

視禮儀獸皮之不若矣夫鱗屬尚有威儀龍馬必多精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禮義以制心威儀以飭躬也倘去此威儀禮義而不之檢則是卑污賤惡不過如鼠之徒有其皮與齒以成其體而已矣雖欲求為禽獸之長而不可得況人也乎夫人也而禽獸之不若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固不如速死之為愈耳若此解詩語意方能圓到或又謂此衛文公勅誥臣民之辭亦頗近是存之

相鼠 鼠蟲之可賤惡者陸氏佃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氏祖謙曰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鼠 止容止也 遊逃也

相鼠 皮四支 儀為同能 本韻 齒四紙 止俟同止 本韻 體八薺 禮同 死四紙

通韻

干旄　美好善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一章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二章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三章

右干旄三章章六句小序以爲美好善從之惟大序謂爲文公時作集傳與姚氏均有所疑然史稱文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則以此詩屬之亦無不宜惟蝃蝀非是此又不可不知也夫人君朝夕所與圖議國政者賢大夫也而賢大夫所賴以贊襄國政者二三有道仁人君子之深謀碩畫相與以有成耳而此二三有道仁人君子又不肯共立朝廷或伏處城郭或遠在郊畿非有好善樂道之君屈分下交之臣不肯親齎而往訪之則雖

有深謀碩畫亦無由遠此上下之情所以隔而三代之風所以邈也茲何幸文公之世而有此樂取人善之君若臣其賢大夫則乘車馬建旌旄遠適郊畿近訪城邑廣詢周諮以務上理則其君之勵精圖治孜孜不倦者亦可知已爾二三有道仁人君子亦如西方美人之繫人懷思也久矣其亦可以無事深秘期誠而布告之也但不知其將何策以獻耳此詩人所爲深思而切盼之不禁形爲歌詠以紀一時深幸之心者也蓋衛之君臣至是而慮事深望治切非復前日之淫亂無禮耽于逸樂者比故其終能恢復衛室而再造侯服者亦有以哉

【集說】孑孑特出之貌干旄集傳曰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紕織組也孔氏穎達曰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紕此旌旗之旄縿也縿謂繫於旌旗之旒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紕之使相連四

驂驅乃驅遂大夫
非夫人也並側
文法
極精極精合下無
盡思意文勢極佳

兩服兩驂。鄭氏箋曰：馬在姝娶也。子指所見之人也。姚氏際
之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恒曰：邶風靜女其姝，鄘風彼姝
者子，皆稱女子。今稱賢者以姝，似覺未安。案：畀，與也。旗，周禮司常
西方美人亦稱聖王，則稱賢以姝亦無所疑。畀也。鳥隼爲旟。
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宋氏曰：鳥隼於旗，畫鳥隼爲飾。
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綴，謂之干
旌。其實皆旗也。都，下邑也。由少而多，言屬也。王氏安石曰：組
皆旗也。都曰都。五之六之，其盛極也。視成而視之，故初言紕，
中言組，終
言祝也。

韻讀　旄四豪郊三肴通韻　紕四支四四寘畀同上本韻　旟六魚都七虞通韻
組七麌五同予六語通韻　旌八庚城同本韻　祝一屋六同告二沃通韻

載馳　許穆夫人自傷其國不能救衛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一章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二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閟。三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再歸一層爲尤許展望此乃設明言衛初作虛想之詞

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五章

右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從舊本）

此詩爲許穆夫人自傷不能救衛之作事見春秋傳諸家能言之矣然夫人之歸衛與未歸衛及歸而未至爲許大夫所阻又紛紛如聚訟然眞可笑也夫宗國傾覆時不思恤而顧有所制事不得施夫人甯未之聞卽使迫不暇思遑遑而歸其國已破其家已殘流離四散野處漕邑夫人雖至將安止乎此時欲歸故國國無可歸欲控大邦邦將誰控夫人雖愚斷不至此詎肯以一婦人忽遽而行狼狽而歸若無顧忌成何事體此皆未諳人事之言也然則詩何以賦曰責許人不能救衛又不能

代控大邦而因以自傷耳首章言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已見大意蓋夫人初聞衛破必遣其臣代已歸唁衛侯雖驅馳以至於漕而無能爲力爾大夫縱極跋涉而我憂方難釋也使許國富兵强足以制狄則率師赴難抑又何難今既不能如願爲我所恃我又不能即時旋反以濟大河而救宗邦此亦無可如何之勢然而我之所思則並非迂遠難行之事亦非闊疏不適之謀特視而大夫率多無謀即謀亦不臧我之憂思何時能忘耶亦將陟彼阿丘言采其蝱以療鬱積之氣已矣然吾雖弱女子亦頗善懷而各有道無如衛許人之尤而非之也何哉以予所視非稱即狂何者夫既不能驅馳赴愬是無能也稱也而又多言稚驕婦亂人心非狂惑乎使我而爲男子能行其野於芃芃隴

麥間則雖無救衛力亦當爲控大邦共扶危亡以成霸業但不知其誰可因依而誰實至之耳爾大夫君子尚其無我尤哉凡爾百計圖謀終不如吾一女子所思尙得其要也此雖責許大夫乎實責穆公耳觀此則穆公之柔懦無能而許人之好爲讒諂也可知夫人雖處巾幗實勝丈夫聖人取之以見義憤之氣雖不激於男子而猶存於婦人亦將以媿許之君若臣耳其後齊桓果復衛而成霸然後嘆夫人之所見者遠也

【字義】唁孔氏穎達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若對弔死日弔則弔生日唁 跋涉毛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臧善也 閟閉也 丘偏高曰丘 行道也 尤過也 芃芃蒲紅反麥盛貌 控告也 因依也 極至也

【韻讀】反尤廿一 濟徂禮反叶 閟尤廿一 叶韻 反阮十三 遠同本韻

濟(濟入)闕(其日)通韻　疆(庚入)行(陽七)狂(同)轉韻　裳(附十一)極(職十三)通韻

尤(十一尤 尤其反)(叶)思(支日)之(同)叶韻

以上鄘風凡十篇　案此冊大半皆衛詩即載馳雖作自許而亦爲衛發何以謂之鄘乎或者事雖衛事而詩則鄘詩除載馳一篇外餘皆鄘人作也觀桑中盛稱孟庸之族與姜弋並列則其詩爲鄘詩也無疑且同咏衛事而宣姜以前多邶風宜也以後多鄘風蓋文公廬漕城楚地近於鄘故鄘作較多其詩尚康厲而寖文不及邶風遠甚惟君子偕老著奇靡而又閑後人繁釋一派定之方中甚典質不佚千旌亦雍容大雅其變風之正乎至載馳沉磬頓挫感慨嘀嗟資出衆音上然自許詩非關鄘俗附載定中後耳

衛

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封於殷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徙於帝邱今濮陽是也秦并天下猶獨置衛君凡九百年最後絕

淇奥　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一章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二章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三章

右淇奥三章章九句此詩道學極突試問篇中有半點塵腐氣否使宋人爲此又不知作何妝點乃能成篇世之墨守宋學者胡不取此而熟誦之首章以綠竹興起斐然君子言彼學問切磋以究其實琢磨而致之精次章言威儀冠弁以表尊嚴之象充耳而飾光昌之容三章言成德金錫則比其精純圭璧而方

玆溫潤均各帶其儀容以贊美之盛德容根乎心性內美旣充外容必盛未有德成睟然而不見面盎背者故但即威儀動靜間已知其學之日進無疆也始雖瑟僴赫咺猶有矜嚴之心終乃寬兮綽兮絕無勉強之迹故篇末又言及善謔以見容止語默無不雍容中道詩之摹寫有道氣象可謂至矣即武公一生學術次序本末不紊又何嘗有道學嫌哉此古人用筆之妙也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室國語又稱其耄而咨儆於朝受戒不怠今觀詩詞甯不信然然則初年篡弒晚成聖德英雄聖賢固一轉念間哉

【集釋】奧 隈也（爾雅）厓內爲奧外爲隈（陳）氏奐曰奧謂水涯學曲之地 猗猗（集傳曰）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匪 斐通（王）氏安石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匪者有文章之謂也 切磋琢磨（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

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似而益致其精也〔姚氏〕際恒曰切磋琢磨四字大抵皆治玉石骨諸物之名本不必分而雅分之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亦自有義集傳則以切磋屬骨角琢磨屬玉石又以切磋與琢磨各分先後並不可拼又全引大學之文以釋此詩按大學釋切磋為道學琢磨為自修瑟僩為恂慄赫咺為威儀此古文斷章取義全不可據豈有切磋琢磨四字平列而知其分學與修之理又瑟僩赫咺別為贊儀容之辭與上義不連亦不得平釋為四事也大學非解詩今以其為解詩而用以解詩豈不誇哉

瑟 矜莊貌〔寶氏〕粹中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

僩 威嚴貌

咺 宣著貌

諼 忘也

充耳 瑱也

琇瑩 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弁 皮弁也〔毛氏萇〕曰皮弁所以會髮〔鄭氏康成〕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簀 積也禮記檀弓注簀謂牀第即牀棧也

金錫 〔集傳〕曰言其鍛鍊之精純

圭璧 〔集傳〕曰言其生質之溫潤

寬 宏裕也

綽 開大也

猗 歎辭也〔姚氏〕際恒曰猗倚也亦通

重較 卿士之車也〔范氏處義〕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呂氏大鈞〕曰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韻〕猗四支叶於何反 磋五歌 磨同叶韻 僩十五潸 咺十三元 諼同叶韻

青青九瑩庚八星青九通韻 簀陌十一錫錫十二璧陌十一通韻 綽藥十較覺三謔藥十虐同通韻

考槃 賛賢者隱居自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一章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二章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三章

右考槃三章章四句此美賢者隱居自樂之詞詩意甚明無所謂怨亦無所謂刺不知序何以謂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豈以其繼淇奧後歟不知淇奧者達而在上者之好學不倦也考槃者窮而在下者之自樂離忘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與達均不外學蓋唯學斯能善天下亦

唯學乃能善一身能善其身然後能樂其樂故考槃之樂洪與兩相形實兩相益耳詩意若曰結廬不在塵境而在溪澗之間陋且隘矣即或深傍曲阿曠處平陸亦不過老屋三間風雨一牀亦何適意之有然自碩人視之則甚寬也可以為吾之安樂窩矣夫與人游神宇內帝王猶取六合即豪傑之士亦馳騁中原陵厲無前其志豈不甚壯然非碩人所樂為也碩人之軸盤旋不過數畝之宮運行實僅一室之內其或游心象外亦只息樞環中總不出此在澗在阿在陸之際故或獨寐而寤言或獨寐而寤歌更或獨寐而寤宿均有以樂其天也所樂在是所安即在是雖終其身弗忘也雖有他好弗踰也雖有所得亦弗告也非不欲告乃無可與告者耳碩人自處如是未必無意蒼生

閒曠之象
外成之實

亦未必有望朝廷矜憐損遠亦何加況敢有怨於人乎諸儒紛紛擬議或謂其不忘君惡（鄭氏）或謂其不忘君心（程子）皆以為褒寬碩人詎能識碩人之所以為碩哉

【集說】考（成也姚氏際恆曰左傳考仲子之宮雜記路寢成則考之是也）槃（黃氏一正曰槃者架木為屋盤結之義也）

阿（曲陵曰阿）薖（季氏曰薖與寬同）陸（高平曰陸）軸（嚴氏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病猶所謂游於環中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弗告（朱氏善曰弗告謂不必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姚氏曰弗告猶不以姓名告人之意二義均可通）

【標韻】寬（十四寒）言（十三元）諼（同）通韻　阿（五歌）薖歌過（同歌）本韻　陸（一屋）軸宿（同）告（二沃）通韻

碩人　頌衛莊姜美而賢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

[illegible]者之美千古頌美人者無出此二語絕唱也

車服之盛

體貼入微

邦國之富媵之多到底不露一賢字而賢字自在言外

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章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三章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四章

右碩人四章章七句此衛人頌莊姜美而能賢非閔之也案春秋傳云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因襲傳意而加一閔字於上故集傳解此於每章下必補閔莊姜而咎莊公不見答之意以為莊姜族類有如是之貴容貌有如是之美車服媵從又如是之盛且備而猶不見親於莊公則莊公之為人豈非狂惑人哉嚴氏粲亦云此詩無一語及不見答事但言其姻族容貌禮儀之盛以深寓

其閔惜之意云爾夫娶妻必於色聯姻必於富與貴此眞流俗
人之見恐非詩人意也使莊公之見莊姜卽驚其姻族容貌媵
妾之盛不禁心搖目炫遂下氣柔聲以與之暱卽可免狂惑誚
乎抑不然矣又使莊姜之事莊公僅恃此姻族容貌媵妾之盛
不豈趾高氣揚遂恃美挾貴以驕其夫則可當碩人咏乎更無
當也然則詩非爲莊姜咏乎曰是詩也非莊姜之咏而誰咏耶
莊姜固不徒恃其貴恃其美恃其富而自有餘於富與美與貴
之外蓋美且貴焉者也其富貴本其所自有固不足爲之異然
則詩何以不咏其賢而僅於其爲貴與美與富而若有餘慕耶
曰詩之不咏其賢者詩之所以善咏乎賢者也托月者必滃雲
繪龍者必點睛此繪事之妙也詩亦通焉且詩亦未嘗不言其

賢也而人不覺也詩發端不曰碩人其頎乎夫所謂碩人者有德之尊稱也豈謂婦之不賢而可謂之碩人乎故逕取既標下可從旁摹寫極意鋪陳無非爲此碩人生色點龍既就然後點睛渺雲已成而月自現詩固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此類是也不然莊姜亦不過一富貴美人耳詩又何必浪費筆墨而爲之寫照耶至不見答於莊公皆後日事非初來情詩蓋咏其新昏時耳安知其不見答而爲人所閔歟

【集釋】頎長貌 錦文衣也 褧襌也姚氏際恆曰錦衣夫人用錦衣而嫁貴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非也褧衣褧或作顈或作絅或作景皆同乃襌衣也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爲加景乃褧即此古婦人平時盛服必加襌衣于外中庸謂其文之著是也若嫁時加褧則爲塗問辟塵也又不同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 邢侯邢周公之後杜氏預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譚公孔氏穎達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蘇氏轍曰譚近齊 私集傳曰姊妹之

夫曰私**荑**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關東

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也蔡氏卞曰蝤蠐桑蟲也蝤蠐食桑之腹故色白而體柔**瓠犀**

集傳曰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鄭氏康成曰螓謂蜻蜻也**蛾**集傳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

集傳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敖敖**鄭氏康成曰敖敖猶頎頎也**說**說駕也**幩**鑣飾也**鑣**集傳

曰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茀**蔽也孔氏穎達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

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迫也**夙退**王肅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河**孔氏穎達曰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

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指衛之河也**施**設也**罛**魚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集傳曰鱣

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孔氏穎達曰陸璣云鮪形似鱣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

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發發**陸氏德明曰發魚著網尾

發發然韓詩作鱍**菼**薍也亦謂之荻孔氏穎達曰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

直起與背有狠求叙同一起法

訂約

懷想一段

落到合婚

色盛見憐一段已有悔意

色衰愛弛一段

小草如李云蘆亂共爲一如郭云則蘆亂別草 揭揭長也 庶姜謂姪娣 孽孽盛飾也 庶士臣媵 朅

武貌

標韻 頎五微 衣同 妻八齊 姨四支 私同 通韻 荑四支 脂同 蠐八齊 犀同 眉四支 通韻 倩十七霰 盼十六諫 通韻 敖四豪 郊三肴 驕二蕭 鑣 朝同上 勞四豪 通韻 活七曷 濊同上 發六月 揭九屑 孽 朅 通韻

氓 爲棄婦作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章一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章二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章三 桑之

賠彩引子

歷叙勞苦及遭見棄自怨自艾如泣如訴詩至之文跌宕縱橫有致付之一嘆

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章

右氓六章章十句此與谷風相似而實不同谷風寓言借棄婦以喻逐臣此則實賦必有所爲而作如漢樂府羽林郎陌上桑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之類皆詩人所咏非棄婦作也觀其以氓直起亦某甲某乙無知之人耳特其事述之足以爲戒故見諸歌咏將以爲世勸焉曰子無良媒若是其初亦未嘗不欲守禮以待媒乃情不自禁私訂情好後娶媒妁則逆禮已甚然其

不敢顯然背禮之心則又昭然而若揭曰送子涉淇者將送而未送之謀也曰至於于頓丘者欲至而不至之心也欲至不至將送未送故至愆期而不之顧敢負約哉亦無媒耳媒若果至則秋以爲期焉未爲不可也夫事既有約則心自難待遂久不至則必至乘垣以相望不見則憂既見則喜亦情之所不容已者女始癡於情焉者耳故其自嘆則以桑之榮落喻色之盛衰以見氓之所重在色不在情已又未免爲情所累以致一誤再誤至於不可說轉欲援情以自戒則其情愈可矜已李白詩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況所事者又蚩蚩氓乎宜其有白頭吟也三歲爲婦甘苦備嘗而猶不免於見棄此其咎誠不在已而在氓矣然知我者其惟兄弟雖親亦將咥然相笑以爲是婦

德之不終也而豈知其爲男子之無良乎回憶總角偕誓旦旦盟猶在耳詎料其反復如是之速耶夫淇水悠悠亦尚有岸原隰浩浩未始無涯斯人也而乃恝然相棄也予之至是予之不思耳使其思之豈倘至是亦已焉哉尙何言哉雖然口縱言已心豈能忘此女始終總爲情誤固非私奔失節者比特其一念之差所託非人以致不終徒爲世笑士之無識而失身以事人者何以異是故可以爲戒也

【釋義】氓民也蚩蚩無知貌貿買也頓丘地名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輿地廣志曰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涉過也將願也垝毀也垣墻也復關關名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濟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卜龜卜筮蓍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也沃若潤澤貌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隕落也徂往也漸漬也帷裳車飾孔氏穎達曰丈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

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以幃障車之傍如差垂不坚突
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爽也極也琊也隰

泮涯也總角孔氏穎達曰甫田云總角丱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

晏晏和柔也旦旦鄭氏康成曰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

叶韻 蚩四支 絲同本韻 謀十一尤 丘同本韻 期四支 媒十灰 通韻

垣十三元 關十五刪 漣一先 言十三元 遷一先 通韻 落十藥 若同本韻 葚二十六寢叶知林反 耽十三覃叶丁林反 叶韻 說九屑 二字自叶韻 隕十一軫叶于貧反 貧十一真 叶韻 湯七陽 裳行同七陽 本韻 極十三職 德同本韻 勞四豪 朝二蕭 通韻 暴二十號 笑十八嘯 悼二十號 通韻 怨十四願 岸十五翰 泮同 宴十七霰 晏十六諫 旦十五翰 反十三阮叶韻 思四支 哉十灰 通韻

竹竿 衛女思歸也

但竹竿的風韻識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右竹竿四章章四句小序謂衛女思歸大序增以不見答何氏楷則謂泉水及此篇皆許穆夫人作姚氏際恆以其語多重複非一人筆疑爲媵和夫人之詞均未嘗細咏詩辭也蓋媵泉水與此篇雖皆思衛之作而一則遭亂以思歸一則無端而念舊詞意迥乎不同此不惟非許夫人作亦無所謂不見答意蓋其局度雍容音節圓暢而造語之工風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時不必定求其人以實之也詩固有以無心求工而自工者迨至工時自不能磨此類是已俗儒說詩務求確解則三百詩詞不

過一本記事珠欲求一胸情寄興之作豈可得哉

【集釋】籊籊集傳曰籊籊長而殺也泉源即百泉也瑳集傳曰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嚴氏粲曰儺綬也晉身爽儺也何氏楷曰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儺說文云行有節也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滺滺流貌陸氏德明曰滺本亦作浟檜木名似柏

【標韻】淇四支之同本韻　右二十五有母同本韻　左二十哿儺同本韻

滺十一尤舟遊憂同本韻

芄蘭　諷童子以守分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一章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二章

右芄蘭二章章六句小序謂刺惠公按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註云蓋年十五六序即本傳而意逆之耳然惠公縱少

而無禮臣下刺君不應直以童子呼之此詩不過刺童子之好躐等而進諸事驕慢無禮以見先進恂恂退讓之風無復存者此亦世道人心之大轉關非細故也聖人存之亦進闕黨童子而教之之意集傳何至遽云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蓋亦震於序言而無解以為之說耳

[illegible] 芄蘭 草名集傳曰一名蘿藦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嚴氏粲曰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閒垂之如觿狀

觿 錐也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姚氏際恒曰上古或用角故字從角後以玉為之今世有佩者大小不等其身曲而末銳俗名解錐集傳謂象骨為之蓋衛禮記註之誤然骨與角無大分別既可以角為之何不可以骨為之耶

知 集傳曰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

容 遂 悸 毛氏萇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嚴氏粲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

韘 集傳曰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姚氏際恒曰韘毛傳謂玦紫上弦禮紡極二大射儀朱極三詩言拾決大抵一物其名上

毛氏駁曰棐甲與狎同行衙中偕甲爲狎甲即狎也

曲忽而來起枝科妙筆亦奇秀可歎

古必以韘爲之故字從韋後用玉今世有傳者俗名搬指狹又非所佩之玦也鄭氏謂沓所以彄沓手指蓋彷彿依禮爲說然貫無合

甲　朱傳曰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毛氏其曰甲狎也姚氏以爲近是其義亦通名也

叶韻　支　支四　觿知　觿韻本韻　遂　遂四　悸　同本韻　葉　葉十六　韘　同甲七十

洽　通韻

河廣　宋襄公母思歸宋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一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二章

右河廣二章章四句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氏因謂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嚴氏以其言河廣則是衛未渡河之先時宋襄公方爲世子衛之戴文俱未立也從嚴說則夫人於巳出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以覺其無謂從鄭說則爲

母思其子本乎慈爾絶而不往止乎義於義較優然桓公雖無義夫人不可以無情況有子乎觀襄公之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衞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子之念母雖千乘而不顧母之念子從一葦而難杭襄公之心安知非此詩有以動之耶母也則止於慈子也則盡乎孝兩兩相望難乎爲情正在此際若即位後而始思往又何以見爲慈乎集傳從鄭說則猶未免世俗之見云

【集釋】葦蒹葭之屬　杭度也（姚）氏際恒曰杭航通方舟後作航史秦始皇南遊至錢塘浙江水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因置餘杭縣餘杭舟名謂以餘杭渡峽也餘艅通左傳吳國有餘皇一作艅艎隋因條杭舊名置杭州乃杭航本字也一蘆葦可渡甚言其易故爲奇語或謂河方泳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說詩呆哉不特固哉矣　刀小船也（孔）氏穎逹曰刀說文作䑥䑥小船也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嚴）氏粲曰刀舸古字通用（姚）氏際恒曰亦作刀舸

此係閨閣中語演
樂府多擬此調
奇想

叶韻 杭七陽 望同 本韻 刀四豪 朝二蕭 本韻

伯兮 思婦寄征夫以詞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一章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二章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三章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四章

右伯兮四章章四句此詩不特為婦人思夫之詞且寄遠作也觀次章辭意可見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故曰為王前驅曰自伯之東鄭在王國之東非衛東也詩不過一婦人思夫作耳何餘乎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

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忘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録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此詩室家之怨切矣始則首如飛蓬髮已亂矣然猶未至於病也繼則甘心首疾頭已痛矣而心尚無恙也至於使我心痗則心夏病矣其憂思之苦何如哉使非爲王從征胡以至是後之帝王讀是詩者其亦以窮兵黷武爲戒歟

【標目】伯 伯叔拿稱或其夫字 朅 武貌 桀 英桀也 殳 冦氏廬䥶曰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曰前驅 蓬 草名遇風飛散亂 杲杲 日色明也 首疾 頭痛也 諼 孔氏穎達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此諼下拔草者猶言善忘之草耳草斷不可以忘事故曰焉得也毛傳謂諼草令人忘憂者非說文以諼爲憲者尤非詩家多用斷腸忘憂埋憂瘞恨

等字皆寓言 背姚氏際恒曰背堂背也堂面寢
非眞物也 背向南堂背向北故背爲北堂寢也

標韻 揭脂九 紲同本韻 及緝七 驅同本韻 東東一 蓬同 容冬二 通韻
日 鄭 疾同本韻 背隊十一 痗同本韻

有狐　婦人憂夫久役無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一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二章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三章

右有狐三章章四句 小序謂刺時大序以爲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已非詩意集傳竟以爲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不知何以見其爲寡婦何以見其爲鰥夫更何以見其爲而欲嫁之夫曰之子則明明指其夫矣曰無裳無帶無服則明明憂其

夫之無裳無帶無服矣以有狐作比者狐性善疑雖日在淇梁

淇厲淇側而終遲疑不渡故曰綏綏也此必其夫久役在外淹

滯不歸或有所戀而忘返故婦人憂之以為久羈逆旅必至金

盡裘敝而難歸耳本無他義亦少深情聖人存之不解何故

字義 狐獸名性淫而多疑 綏綏 嚴氏粲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安緩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濡行而遲疑也

梁橋也 厲深水可涉處也 帶所以申束衣也

協韻 梁七陽 裳同本韻 厲八霽 帶九泰通韻 側十三職 服一屋叶蒲北反 叶

韻

木瓜 諷衛人以報齊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章一 投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章二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

也永以爲好也三章

右木瓜三章章四句此詩本朋友尋常餽遺之詞而序言美齊桓公也辭意絕不相類豈有感人再造之恩乃僅以果實爲喻乎故集傳反之以爲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又不知其何所謂篇中並無男女情安知其如靜女類集傳於詩詞稍涉男女字即以爲淫奔之詩說詩如此未免有傷忠厚恐非詩人意也夫詩中固有淫奔者然非實見其所以然不可概指爲淫奔如此詩絕無男女字而何必指其爲靜女類耶小序雖僞必有所傳以爲美齊桓公非盡無因蓋病在美字耳此詩非美齊桓乃諷衛人以報齊桓也孔氏穎達曰以衛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報以瓊琚猶非

敢以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畏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
今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此言雖近似而未嘗衛人
始終並未報齊非惟不報且又乘齊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則背
德孰甚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明言之不敢故假小事以諷之使
其自得之於言外意詩人諷刺往往如此故不可謂序言盡出
無因也

【釋疑】木瓜 爾雅楙木瓜郭氏注曰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 瓊 集傳曰瓊玉之美者嚴氏粲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並存之 琚 佩玉名羅氏中行曰琚居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蠙衡牙者也 瑀 集傳曰瑀美玉也說文云美石存參 玖 集傳曰玖亦玉名也陸氏德明曰玖玉黑色

【協韻】瓜 六麻叶攻乎反 琚 六魚叶韻 報 二十號 好 同本韻 桃 四豪 瑤 二蕭 通

韻　李四紙玖二十五有叶舉里反叶韻

以上衛詩凡十篇說者謂鄭衛之俗淫靡今觀衛詩十篇無一淫者首篇美武公之德爲列國所罕有次賢隱者自樂三頌莊姜之美且賢皆極一時之秀即宋桓夫人雖被出歸衛而慈淑守禮不可謂非賢婦人他如伯兮寄遠木瓜報德皆騷雅可歌未見其爲靡靡之音也其所謂淫靡者豈以刺宣姜諸作及桑中數詩耶然皆緝入邶鄘二國非衛本國人詩可知衛除宣姜夷姜外實多賢婦人豈有淫亂國而有此賢婦人出乎其閒哉衛有宣姜衛之大不幸也可嘅也

詩經原始卷四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